

# 孤独北望

GU DU BEI WANG

尹文峰 著



 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·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 孤独北望

尹文峰中、短篇小说精选

尹文峰 著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孤独北望：尹文峰中、短篇小说精选/尹文峰著. —北京：  
中国社会出版社，2015. 12

ISBN 978 - 7 - 5087 - 5195 - 5

I. ①孤… II. ①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  
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3469 号

---

书 名：孤独北望：尹文峰中、短篇小说精选  
著 者：尹文峰

---

出 版 人：浦善新  
终 审 人：李 浩  
责任编辑：王巍令

责任校对：高建春

---

出版发行：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：100032

通联方法：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

电 话：编辑室：(010) 58124812

邮购部：(010) 58124848

销售部：(010) 58124845

传 真：(010) 58124856

网 址：[www.shcbs.com.cn](http://www.shcbs.com.cn)

[shcbs.mca.gov.cn](http://shcbs.mca.gov.cn)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---

印刷装订：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：170mm × 240mm 1/16

印 张：11.75

字 数：149 千字

版 次：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5.00 元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

## 目 录

- 十六岁的夏天 / 1  
那一天 / 12  
幸福属于你 / 21  
第二团长 / 28  
逝去的天空 / 34  
枪 / 40  
晶莹剔透 / 45  
阳光不锈 / 53  
将军的新生活 / 60  
生命瞬间 / 105  
三个人的婚姻 / 144

## 十六岁的夏天

初中的所有课本都要锁在柜子里了，可以上高中了。

十六岁那年的夏天，在梦里我多次这样高呼。

然而，两千块钱的学费一直没有着落。爹早就发话了：“伢子，你不要怪爹不讲情理，要怪只能怪爹没这个能力，两千块钱对咱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，这样吧！今年夏天你自己想办法挣一千块钱，剩下的钱我想办法凑。”

爹说这番话的时候，眉头紧锁，额前几道深沟油渍渍的。

我知道爹的难处，对他说：“爹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。”其实，说话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，不知该怎样去挣够一千块钱。后来我就对四叔说了。

四叔说：“文峰，这样吧！我的农药不卖了，你去做农药生意，这段时间农药生意还蛮好哩。”

“叔，那你干啥？婶她会不会怪你呢？”

“不碍事，你去卖吧！”

四叔还把批发农药的点和几个熟人给我介绍了。四叔说：“文峰，你对他们说是我的侄子，他们不会欺生。但叔有一点必须告诉你，挣不挣钱关系不大，注意安全，小心来往的车子。”

“好哩，叔你放心就行。”

当天，我就把打算对爹说了。爹说：“做农药生意还可以，但不要进假农药，要多留几个心眼儿。”

“冒事（没事），叔与他们熟，他们不会骗我的。”

爹没说过多的话。从他的眼神里我能看出来，多多少少隐藏着些许内疚。

第二天，我就正式去一个叫茶山坳的地方进农药，从家到茶山坳有三十公里左右。

夏天里，我骑着没有刹车、没有前后雨板的自行车上路了。心情还不错，与沿路冉冉升起的朝阳一样，充满了希望。

到了地点后，我对批发农药的老板说：“今天我叔志国有事不来了，他叫我批两箱甲胺磷，两箱杀虫霜回去。”

“哦，没事，志国和我很熟哩，你代我向他问个好，农药你放心拖去就行。”老板人还不错，没欺生。

把钱给他后，还是他帮着一起把四箱农药捆好的。平时不抽烟的我，出家前，爹塞给我一盒他平时省下来的一块二毛钱一包的“湘莲”牌香烟。此时，我立即给老板递上一根烟，还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：“往后请老板多关照。”老板边笑眯着眼，边用刚才那双帮我捆农药还未来得及擦洗的大手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伢子，放心吧！我和志国很熟的。你自己骑自行车要多注意点，还这么小呢。”

“好哩！谢谢叔叔了。”

没想到老板还挺和善。还说往后有时间上他家玩。

农药批回来后，四叔让我就在公路旁的樟树下卖。四叔说：“如果有人问的话，你就说帮我卖哩，他们一般都认识我。”

“好的叔，我就这么说。”

在送农药去樟树下的路上，我还兴高采烈，可真要蹲下来卖农药却很害羞，脸上有些火辣辣的，就感觉自己和集市上被买主来回挑选的牲口一样。既盼望着有人来买农药，又怕人来买。

把农药放在公路旁的樟树下不多时，就有人来买了。

来人是邻村的一个长辈。他人还未到我跟前，就喊开了：“哟！这不是锣塘村桃子的崽吗？你小小年纪就学会做生意了，那长大了可了不得。”听到他的话，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连正眼都不敢看他，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他问我学生伢子怎么不好好读书，而来卖农药？我说学校放暑假了。并特别强调这是帮我四叔志国卖农药。

他说：“这样不错，也是勤工俭学，再说，书读得再多也是为了挣钱，还是早些学会做生意挣大钱好。”他边说着话，边从农药箱子里把整瓶的农药提出来摇，看哪一瓶农药多一点。还说这次的农药比上次的少。看着他选农药的样子，再加上他说话的腔调，我有些反感，也有点瞧不起他，皱了皱眉头说：“都是五百毫升，哪一瓶也不会多多少。”

“反正下午没什么事，随便看看，要真多出一盖子，那又可以多杀几分地呢！”他说。

一下午卖了两瓶甲胺磷，两瓶杀虫霜，总共挣了两块钱。真正的畅快只是一闪而过，之后我却高兴不起来。因为假期总共才五十来天，如果每天只挣两块钱的话，只怕到开学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一百块钱。

傍晚时分，当我推着差不多还是整箱的农药回到家里，爹并没有为我挣了两块钱感到欣慰。他说：“一天才挣这么点钱是很难挣够学费的，你自己还得努力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回答爹的话时，我没有看他，只顾把农药从自行车上往堂屋的泥地上搬。

在往后的日子，我照着四叔说的做，不仅卖液体农药，还卖杀虫粉、除草剂等，这样每天挣的钱稍微多一点。

为了挣够一千块的学费，我每周都得骑自行车去茶山坳。

烈日下，柏油路被晒得成了一条上下飘浮的黑带子，老远就能看见汽车随着飞扬的热气上下跃动，我就与这条来回六十公里的柏油路进行亲密接触，和无数辆相似的汽车同向或反向擦肩而过。强烈的阳光刺激着我的眼睛，并将我的皮肤晒得油黄油黄，我心里却挺得意，我感到自己长大了，可以挣钱了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。

每瓶农药一般只挣五毛到一块钱，骑自行车每次能带四箱，进一次农药差不多能挣四五十块钱。正常来说一般只挣不赔，可也有意外事件发生。

一次我骑车带着四箱农药，在一个下坡转弯处车速过快，对面来了几辆大货车，因为没有刹车，我就急着用拖板鞋踩前轮胎，但刹车太急，又是下坡，人和自行车都失去了重心，一下子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在了柏油路的水泥沟里，我的半边脸、双手、膝盖都被擦破了，全身上下流着血。

然而，心痛的不是自己摔倒了，大不了留个疤，最令我伤心的是那四箱农药。甲胺磷是玻璃瓶装的，两箱全部摔了，一百八十块钱全部没了，幸好杀虫霜是橡胶瓶装的。我呆坐在原地，看着满地的破农药瓶，闻着刺鼻的农药味，特难受！可就是不想起来，整个人都木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一刻，脑子里只剩一片空白。

这件事后，我专门花十几块钱把自行车的前后刹车装上了。

因为那时候没电话可打，其实即便有电话我也不会舍得花钱去打，茶山坳农药缺货的时候，我就得“放空枪”了。有时还得去衡阳西渡进农药。去衡阳西渡进货实在是万不得已，因为那要过河，所以就得坐车坐船。

于是，我拿着一根扁担、两条绳子出发了。



去的路上可用一路顺风来形容，而回来的路上就不是那么如意了。

为了节约车费，我一次性进了四箱。四箱农药有八十多斤，挑在肩上很沉，但一想到能挣到钱，挣够一千块钱就能上高中，我心里还是蛮轻松的。

过河时，本来我是两箱两箱分开绑的，按理说应该只收我两张货票，但人家硬说四箱农药，就必须买四张票，大概售票员一眼就能瞅出我是一个农村来的学生伢子，明摆着多收我两张票我也没脾气。而他还说什么没钱就别坐船，小乡巴佬。听他这么说我心里特生气，就回敬他：“乡巴佬怎么啦？你不就一个卖票的吗？”

那个卖票的狠狠地剜（方言，瞪的意思）了我一眼，再没说什么。

过了河后，坐公交车就麻烦了。一看是农药，售票员就说：“我们不拉有毒物品。”刚搬上车又被赶下来了。

再后来，另外的售票员也说：“拉也可以，每箱多交两块钱。”得了吧！我不坐了。后来，我花五毛钱从报摊上买了一份报纸将农药箱子盖上，这回坐车才好点，但还是多交了两块钱的货票。由于从西渡到我们家没有直达车，还要再转一次车，转车的地点就在茶山坳。

烈日下，植物都被晒得低下了头，知了在公路旁边的樟树上发出一声声低沉的叫声，好像它也像我一样诅咒着毒辣的太阳。

汗水不知流了几个轮回，过往的行人特别少，而公交车却是挤得满满的，公交车司机都是从城镇往返于农村之间，一见我挑的货就知道是农药，我拦了六次车，每次人家停下一看是农药，脸马上就是晴转阴，关上车门就走人。

烈日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热能，非常慷慨地向大地奉送，风好像也被蒸发了，我的汗水不停地往外冒。虽然不远处有饮料和不时飘来卖饮料的号子声，我的眼在动，嘴在动，舌头也不停地舔着嘴唇，然而一瓶矿泉水用四瓶农药才能挣回来，再说，只要烈日存在，我喝的水就会立刻被汗水带走。

又过了好几辆车，停车的动作和售票员的表情都是从前几辆车上复制下来的。我越来越急，越来越气，也感到很茫然。

又一辆公交车开过来了，车停下了，从车门里探出来一张稚气未脱而又黝黑的脸。我一瞧，是同学赵水平，四目相对之后，我的农药顺利搬上车。可有些乘客不愿意了，说：“你这车咋回事，连农药也拉，是不是想让我们都中毒？”

“我拉怎么啦！”同学赵水平没好气地说。我用手捅了一下赵水平，示意不要去理会他们，可有些乘客还在嚷嚷着。

这时，司机（赵水平他爹）说：“平子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爹，冒事（没事），同学一会儿就下去。”

“哦！”

.....

十六岁的夏天，陪伴我最久的就是农药和自行车；十六岁的夏天，我都在柏油路上奔波，看过无数次如飘带一样上下浮动的柏油路和无数辆变了形的汽车；十六岁的夏天，我没有挣够一千块，确切地说我只挣了五百零三块两毛钱，而人却被烈日削去了一圈，皮肤盖上了一层深厚的颜色，脸上、手上、腿上留下了几个黑黑的印子。

没有挣够一千块钱，脾气倔强的我虽然心中仍然渴望上高中，但我硬是没有再向爹提起上学一事。爹也没有说起，每次看我的时候，眼神都有意识回避。

夏天的尾巴犹如一轮夕阳怀抱着绯红晚霞映红了天空一样，却没有留下任何其他身影。

在农忙的打稻机旁，爹对我说：“文峰，既然书没读成，现在征兵开始了，你去试一下吗？如果体检合格就去当兵。你也知道，当兵对于农村伢子也是一条出路。”

“无所谓。”我边说，边干我的活。

看我如此回答，爹也没再往下说，依旧弓起背，不停地割着稻子。

过了一会儿，坐在秋收的田埂上喝水的我突然问：“体检是免费的吗？”

“啊？！对，对，是免费，吃饭也是公家包。”爹说。

“反正不读书了，体检又是免费，那就去试一下呗！”我漠然地说。

爹听我这么说，也再没说什么，又埋着头继续割他的稻子，屁股刚好冲着炽白的太阳。

报名参军？！说实话，我只当随便说说而已，甚至还有些赌气的成分，心里真正的向往还是那校园里的读书声。却没曾想到，爹这回非常积极地给我在村支书那儿报了名，直到村里通知去镇上体检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老爹说的是真的。当时我不高兴地说：“幸好报名不交费，否则你又不会说话了。”

对于当兵，只不过是儿时的一个梦而已，感觉离自己是件很遥远的事情。因为之前听说过，现在这年代流行的是好铁用打钉，好男该当兵。

我想，反正书也不念了，又没其他事可做，如果能当兵也未尝不可。再说，小时候也向往过。我有一个同学的哥哥在部队，经常给他写信，还寄过好几张照片。读着他哥的来信，感觉部队特神圣，军人了不起。看着照片上他哥那个精气神，好多女同学都说到时找男朋友就该是这样的。加上体检又不交钱，还能混几顿饭吃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也免得在家里跟爹大眼瞪小眼，谁看谁也不顺眼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长时间与泥土打交道的我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身体还不错，一路绿灯，就连刚开始担心的体重也因体检的伙食吃得好，撑得满满一肚子，还超标两斤。

记得去镇上体检前妈说：“吃饭斯文些，不要让人家说。”可到了饭桌上，局面就根本控制不了，吃着平时只有喝喜酒才能吃到的饭菜，“准兵”们一个个原形毕露，哪个都像冲锋的战士。

在县里体检时，尽管县武装部和县招待所到处被参加体检的“准兵”和“准军属”们填满，但我的体检还是比较顺利。体检时我发现了一个公开的秘密，好多人都在想尽一切办法与接兵干部套近乎，一个个脸上堆满了变了形的笑。而接兵干部的眼光似乎永远都是高高在上，冷漠中溢出的全都是神气，而我和爹只能远距离地向他们仰视，因为围着他们的人实在太多。

我对爹说：“刚才在里面体检时，好多人都给接兵干部和医生递烟了，是一包一包的。”

爹知道我没有烟。他说：“要不，我们也去买包烟。我在外面也看到好些家长在与他们搞关系。”此时爹说话的表情显得没有底气，额头上甚至渗出了细汗。

“没事，当得成就当，当不成就拉倒。学都没上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。”我的话里明显有些讽刺，爹也能听出来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带着商量的口吻说：“这样吧！要不咱们去买点橘子送给他们，也不贵，又是土特产。”

“谁稀罕，人家部队干部会在乎这个？”

“那总比什么也不送强吧！”爹的声音比较低。

“随你便！”

爹说：“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买，你不要走远了，等下不好找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趁着爹去买橘子的空，我打听了接兵干部的住处。

走在“送礼”的楼梯上，爹问我怎么说，说什么。

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“要不这样，把我的名字和住址写张字条放在袋子里。如果他们拿橘子吃肯定就能看到。”我又说。

“行，还是读书伢子有办法。”

于是，我又跑下楼去找了纸笔，把自己的情况简单地写了写，特别是

发挥自己写作的特长，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《军营梦》，我相信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。

我们刚到四楼的接兵干部住处，他们正准备去吃饭。我们笑容可掬地对人家赔着笑脸。尤其是爹，那张被太阳晒得失去本色的脸，一笑就让皱纹挤得不成形。

爹边笑边点头，说：“同志，你们辛苦了，一点小意思。到时多关照我这伢子，我这伢子不错哩，能吃苦，能干活，学习又很棒。”爹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感到自己又像市场上等待出售的牲口一样，很不自然。

一个年轻点的接兵干部笑着说：“为人民服务。东西你们拿回去吧。”

爹示意我把橘子送进去，可我站在那儿失去了重心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该做什么。爹又推我，这时我才醒了过来。于是，赶紧把橘子往他们房间送。在放橘子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，好像是在眼科督检的张营长。他正在擦皮鞋。我不失时机地喊了一句：“营长好，我是和罗荣桓元帅一个乡的文峰，到时照顾我点，我真的很想当兵，我一定会当个好兵，会给营长争光。”

张营长看了说：“哦，知道了。小伙子，没关系，是好兵苗子我们不会放过，回家安心等通知吧！”

“是，营长。”

末了，张营长用他刚擦完皮鞋的手，拍了拍我的脑袋。我迅速地把那篇文章和简历塞进了他的手里。他接过去，看了一眼，就和其他接兵干部去吃饭了。

从房里出来，爹问我：“刚才那个首长和你说什么了？”我没有看爹，望着楼梯说：“什么也没说。”

等我们从县里回到家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。如果坐车的话应该快些，可一路上爹也没说坐车走，我知道要花他两块钱那简直比虎口夺食还难。

在等待入伍通知书的日子里，我去了一个建筑队，跟爹介绍的砌匠师

傅学砌房子去了。每天包吃包住，大工师傅十五块一天，我是学徒，就算小工，每天十块。

虽然张营长对我那么说，但我心里总感觉没底。因为我们村里今年有两个体检合格的，人家有关系，自从县里体检回来，就一直住在镇上的亲戚家。据说他亲戚和镇武装部长住在一个单元楼里，关系不一般。

一天晚上，为我当兵的事，家里专门杀了一只嫩鸡宴请了村支书。

从村支书那儿，我爹得知，全镇总共才二十二个农村指标，身体合格的有二十八个，这还不算退伍后有安排工作的城镇兵占农村兵的名额。

从村支书那儿，我爹又打听到消息，我们村因为连续八年没有一个当兵的，所以这次要给一个指标。

本村的小海这回希望最大，人家光请镇武装部长就请了三顿酒，如果你文峰也想当兵，那就得想办法活动活动。

自从爹那儿得来消息后，我对部队的憧憬就与日俱增，每天跟着师傅学徒，难免心不在焉。一次抛砖的时候，没抛好。砖垂直掉在了我的脚上，幸运的是没砸在头上。由于穿的拖鞋，脚上的血顿时把红砖染得更鲜红了。

这下好了，入伍没戏了，活也不能干了。在家里，越想越憋气，越想越难受。

一天清晨，趁家人不注意，穿着黑布鞋，骑着自行车，我对谁也没说就去县里找接兵干部张营长了。

我一会儿推着自行车，一会儿骑着自行车，五十多公里的路途终于甩在了屁股后面。到达县里，张营长却不在，有接兵干部说他去荣桓乡接兵了，就差一个。后天人接齐就要回部队了。

我转过头，就往镇上跑。尽管黑布鞋已被受伤的药流的血浸湿了。

张营长和我们镇武装部的刘部长也在焦急地等我。后来才知道，昨天，我们村的小海因为得到今年肯定能当兵的消息后，喝酒骑摩托车摔伤了，

现正在医院。

因为到我们村尽是山路，特别不好走。刘部长嫌麻烦，说算了，随便抽一个吧！反正想当兵的到处都是。但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张营长想起了我，想起了和罗荣桓元帅一个乡的我，想起了我的那篇文章。看张营长非要我，刘部长才“想”起了我。

等我晚上九点多钟赶到镇武装部时，刘部长与张营长正在镇里招待灶上吃饭。老爹就在武装部门前坐着，也不知道他吃饭了没有，反正我一天是滴水未进。看着我回来了，他很激动，又心疼地问脚怎么样了？我没理他，就直接去了招待灶。

此时，刘部长看着我，笑咪咪地冲我说：“你这个小文峰，都去哪了？害得我们张营长这么找你，来来来，赶紧给首长敬杯酒，以后可就是张营长的兵了。”

此时，我向后扭头看了一眼，看到的只是爹迅速移动的有些佝偻的背影。不知为啥，那一刻，我的眼里布满了久违的泪水，烫烫的……

## 那一天

那一天里发生的那一幕，是镜头里一组滤过的记忆。

那一天和平时没什么两样，太阳依旧伸着懒腰，晃晃悠悠地从树林子里跃出，雪花打着旋儿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亲密接触，就连白杨树也照样欢快地唱着“呼啦啦”。可我与昨天的我就不一样了，就拿胡子来说吧！比昨天长得更长了，一摸还扎手。

班长是山东沾化人，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他多吃了五个馒头。我问为什么吃这么多馒头，班长拍拍我的脑袋说：“孔子曰吃馒头爽也。”班长说得简单，我却不明白吃馒头与孔子有啥子关系。

那一天，我本想去训练场上看免费的“人间喜剧”，因为以前每次新兵营会操总有几个“迷糊蛋”在训练场上“冒泡泡”，总会把观众逗得乐弯腰，和赵本山演的小品一样逗人。

可班长的心情一灿烂，就忘乎所以，找不着北，让平时队列很一般的



我也参加了会操。

其实，那一天，全班所有新兵都陪着我，还把我夹在了中间，连影子都找不到了。可上了训练场，我脑子就发晕，觉得自己是站在了一条左右摇摆的船上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也分不清哪儿是河，哪儿是天，所以，连最简单的齐步走也顺拐了。

就在我发晕的时候，我却清醒地发现好多双熟悉或不熟悉的眼睛在盯着我，有的脸表情机械，有的脸表情丰富。最有意思的要数那些女兵，她们笑弯了腰，笑翘了眉，有的还捂住了鼻子。于是，我齐步走得更欢了。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女兵的笑，尤其想知道哪个女兵最能笑，哪个笑得最灿烂，她们为什么这么笑。我在想，新兵都说我像刘德华，难道她们也发现了这个公开的秘密吗？

齐步走完了，可她们还在笑。

是齐步走的动作特潇洒？不会吧！如果是齐步走得特潇洒，那班长怎么老说我走得不好呢？肯定是女兵本来就爱笑，特别是看到像刘德华而又不是刘德华的我走齐步顺拐了，所以她们就有理由更爱笑了。

女兵爱笑，为何男兵却用一张张难看的脸冲着我呢？尤其是我们连的兵们和站在一旁的连长、指导员的脸都变了形。是不是女兵笑了他们就不好意思笑，故意装出这个样子呢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连长和指导员那两张脸就是笑也不如女兵的脸好看。当然，我并不知道女兵是真笑还是假笑。其实，我也没必要去追究到底是哪一种笑，只要能看到女兵的笑，不管是哪一种笑，心里感觉舒服就行。就好像我站在摇摆的船上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而刚好是夏天，我又会游泳，那种爽的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
要知道，能看到女兵笑是件很不容易的事，能看到这么多女兵一起笑则更不容易了。所以，我宁愿想着女兵的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，都是冲着我笑，我也不愿意去想或去看连长、指导员那两张绷得老紧又能天天见到的脸。